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需要学校整体推进

□梁 好

前不久,孩子的班级组织郊外植树社会实践活动。这次社会实践活动由家委会动用社会资源组织实施。家长与孩子来到活动场地,才发现这里早已聚集着不同学校的中小

学生,有学校教师统一组织的,也有家长闻讯带着孩子来参与的。在植树空隙,笔者发现几位家长带着孩子不时来到植好的树苗旁,让孩子摆好姿势,然后掏出手机一阵猛拍。笔者与这几位家长聊天时得知,原来他们孩子所在的学校没有组织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而家长听说社会实践活动是要计入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作为今后升学参考依据的,于是想搭个“顺风车”。

此前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将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评价体系。学生评价就是指挥棒,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顶层制度的点滴变化,都会引起家长及社会的强烈反响。面对综合素质评价,家长们当然高度重视,全力争取。

笔者了解到,在全国多地,各校已经着手建立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网络平台,为每名学生建立电子“成长记录档案”,并要求中小学校注重平时资料的积累,分学期完整记录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情况,对学生的学业水平、艺术素养、思想品德、身心健康、社会实践五个方面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在对学生实施综合素质评价过程中,一些指标与要素需要通过一定活动来体现,比如社会实践等,因而,围绕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参加必要的综合实践活动,对于中小

学生而言愈来愈重要。然而,综合实践活动绝非学生的个人行为,也不是某一个班级的独自行动,而是需要学校整体推动,全面部署,总体安排,将其纳入学校必要的课程体系,让学生在学校的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中获得足够的发展与进步,仅靠班委会或是学生家长个体挖掘资源并非正确的打开方式。之所以出现家长带孩子“蹭活动”的现象,正是家长和学生对综合实践活动认识的不清晰以及部分学校的教育缺失所致。

国家层面将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评价体系,目的在于改变传统的应试教育现状,推动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需要靠素质教育的全面落实来完成。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实质上也是对学校素质

教育成果的认定与评价。仅靠家长资源或是学生个体,没有学校的主体推动,学生的综合素质不可能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也不可能高质量地完成。特别是将学生综合素质纳入高考的大背景下,每所学校都需要严格贯彻落实素质教育,通过学校完整的课程体系,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综合素质评价不仅是对学生的个人挑战,更是对学校的考验,综合素质评价需要素质教育的支撑。评价是结果,而过程则是结果形成的依据,这需要每所学校切实从学生发展的角度考虑,全面推动素质教育,精心组织各类社会实践活动。

· 实话 ·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东阳市城东街道罗屏小学在开展放学后托管服务中,依托学校特色社团开辟传统弓箭教学,内容为射箭技艺和礼仪。图为学生在教练指导下练习射箭。

(本报通讯员 包康轩 厉佳惠 摄)

让科学思维与创新能力成为孩子成长的基因
——宁波外国语学校探索本土化STEM课程纪实

□本报记者 叶青云

进入5月,宁波外国语学校初一学生高婉馨格外忙碌起来。她和同组的其他3名小伙伴正忙着调试和改进本学期STEM课程

的成果作品“晚自修管理器”,打算申报下个月举办的宁波市第四届中小学创客大赛前期遴选。事实上,学校正在完善的小制作不止这一件,许多学习小组都摩拳擦掌投入到这场竞争中。

“学生的积极性来自STEM课程带来的科创意识。”学校STEM教育小组组长、科学教师陈赛玲告诉记者,在该校,STEM教育不是一个笼统而模糊的概念,而是作为独立学科、作为必修课进入每名学生的课程表。今年4月,在浙江省教育厅公布的我省中小学STEM教育项目种子学校名单上,宁波外国语学校作为新增学校赫然在列。

宁外的STEM课程经历了引进到本土化开发与实践的过程。2016年,该校学生和姊妹学校新西兰奥克兰默里湾中学的学生一起,上了一堂视频连线的STEM课。陈赛玲和她的同事们见证了学生从懵懂迷茫到兴致勃勃的转变,“从那时起,STEM正式进入宁外初一学生的课堂”。

常态化课程,STEM意识深入人心

起初只是一堂课的尝试,后来慢慢变成6周6课时的项目化体验,如今已是初一全年级铺开的8周16课时完整学科。“学生说每周只上一节课太不

过瘾啦!”陈赛玲直言,STEM课离不开头脑风暴和动手实操,一节课40分钟时间往往让学生觉得刚进入状态就戛然而止,意犹未尽,因此学校决定把STEM课调整为每周连上两节,并与劳技课的课程安排做了统整,即半学期集中上STEM课,半学期集中上劳技课。

在两间专用的教室里,陈赛玲小组另两名成员——信息技术教师蔡立维和科学教师徐超正分别给同一个班级的学生上同一堂STEM课。“小班化”成了继“两课联排”后该校STEM课程的另一个关键词。一个班的学生,按照学号的双双分为两个班,每个班又分成四人一组的6个小组,这是宁外STEM课堂的基本形式。学习过程分为8个步骤:预热、想象与提问、计划与设计、制作测试与改进、汇报与评价、调研、反思、展示。“大部分的过程包含了让学生讨论和分享的环节,小班化正是为了给他们留足表达和展示的时间。”蔡立维说。

“与一些学校把STEM教育放在社团活动或小队活动中不同,我们尽量把所有内容都安排在课时内,这样教师可以做到全程监控,关注度更高,学生在课内解决了问题,也不会加重课后负担。”徐超表示。

学校的STEM课程是项目主题式的,每一组最后都会呈现自己的作品。这其中,有成功的,当然也有失败的。每个学生都有一套自我反思表,把研究的过程、对自己的评价、对合作的想法细细记录下来。其实结果怎

样,对于陈赛玲们来说并不是评价学生的标准。他们最乐意看到的是,学生通过课程树立起的创新意识:“不论他们将来从事哪方面行业,综合素养和思维能力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其中就包括了他们今天所学到的独立思考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创新精神等。”

现在,宁外的学生在碰到问题时,已经习惯了通过立项、研究、论证、实操去解决,不仅是课内,还延伸到了课外。初一学生张可愉和她的同伴们就在假期里做了这样一件事:当地一个老小区,居民一直为缺少晾晒场所发愁,学生们获悉后组队进行了实地考察,讨论出可行方案,并在一片空地上搭出了手工制作的晾晒架,方便了周边居民的生活。

本土化教学,立足学生开发项目内容

“如果仅仅是‘拿来主义’的课程,势必‘水土不服’,也没有可持续发展性。”陈赛玲、蔡立维和徐超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聚在一起开会,或利用假期去省内外参加相关培训、取经,目的是商讨如何把“舶来品”课程本土化。经过多次研磨,2018年9月,宁外自主研发的STEM课程“水的净化”诞生了。

宁外校园很美,像一座大园林,校内天然拥有两个大湖——濯纓湖与浩汇湖,学校还与宁波东钱湖水厂毗邻。这为课程的研究项目提供了非常有优势的载体。“水的净化”就以净化濯纓湖的湖水为目标。学生们通过查找与分析我省供水现状及应对方法、常用净化水方法、饮用水指标、检测方

法这四部分资料,进行作品设计、制作解决。

“第一学期‘水的净化’项目是一次所有人做一个项目的通识性尝试,到了第二学期,‘智创校园’项目就给了每组学生自由立项的选择权。”蔡立维说,“在课程进行中,教师只提供给学生每堂课的任务单,至于具体内容,完全来自学生自己——自己发现问题,自己寻找解决问题的项目,自己论证项目的可行性。”

在“智创校园”项目里,学生们交上来很多令教师也意想不到的作品,除了“晚自修管理器”,还有“火焰报警器”“自动开关窗帘装置”“自主收作业机”“雨滴报警器”,等等。“每个学期的项目主题都是不同的,任务单和课程推进也会不断完善,但内容会一直选取最贴近学生学习生活且与其他学科知识能够融通的。只有解决真实情境下的真实问题,才能让他们更有积极性。”徐超说,“由于课程内容是立足学生自身的,所以教师不会做硬性要求,学生如果在项目论证中途发现方案不可行,随时可以‘另起炉灶’。”

在经历了一次一次的失败重来后,高婉馨笑着说:“我现在的抗挫能力可强了,不仅在STEM课上,在其他学科上也是。”同班同学胡书源本来是个思维天马行空的男孩,总是出一些“脑洞大开”的点子,做着做着行不通,就放弃了,“学了这门课后,我才知道,只有想象没有论证是没有用的,这让我放弃了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从而变得更加严谨、脚踏实地”。



为留守儿童开启科探之旅

近日,温岭市箬横镇中心小学20多位教师志愿者组团走进箬横镇田后村文化礼堂,与那里的30多名留守儿童一起制作“快乐青蛙机器人”,开展了一场有趣的七巧板科学探索活动。据悉,箬横乡村七巧板科学探索班是由箬横镇团委、关工委、宣传办共同创办的儿童之家特色课程,每周开设一期。

(本报通讯员 朱国兵 朱素芳 摄)

这所小学有个特别的“节日”

本报讯(记者 叶青云)5月14日至17日,杭州市时代小学的女生们可开心了,因为她们可以不穿校服,穿上自己喜欢的花裙子来学校。同时,男生们在这几天也可以穿上漂亮的花衬衫。因为学校一年一度的“花裙子节”拉开了帷幕。

“花裙子节”源自时代小学“春天的花”项目学习活动,它不仅是一次个性的解放,也是一门珍贵的亲情体验课程。本届“花裙子节”凸显了亲情教育特色,活动为期4天,每一天的内容都不同,有“花裙子”合唱

节、“花裙子”时装设计展、“花裙子”舞会、“花裙子”家庭周末会等。

活动期间,学校不仅把学生的奶奶或外婆请进校园,和孩子一起穿上花裙子来了一场时装秀,而且要求每个班级以统一材料为基础,自主设计、制作完成一条花裙子,在校园里进行展示,并全校投票选出6个“花裙子最佳设计奖”。而最受关注的“花裙子”合唱节则以“歌唱祖国70周年”为题,学生们在《红星歌》《送别》《大中国》等歌曲演绎中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拒绝校园“小眼镜”

本报讯(通讯员 陈 斌)日前,浦江县金融希望小学给每个班级配备了一张视力表,在完成全校学生视力情况摸底后,对学生的视力开展分级管理,建立起学生视力问题台账和监测档案。

据悉,该校历年来都把学生视力健康作为重点工作之一部署。在控制学生作业量、保证学生课间休息、端正学生读写坐姿、举行眼保健操比赛等基础上,本学期“招数”再升级:在每班张贴视力表,方便学生自己随时检测视力;要求教师给学生每月检测一次,随时关注视力变化;开展“视力大挑战赢奖品”“保护视力金点子征集”“千里眼榜单”等活动,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学校将班级视力保护情况纳入年度优秀班主任考核之中,并要求全校教师学习眼保健操,做到人人会做眼保健操、人人能辅导眼保健操。

胡乾惕:热爱飞行的小创客

□本报通讯员 王宇怀 卢 红

他是年轻一代创客的代表,14岁就斩获无人机世锦赛青少年组亚军头衔;他是新近当选2019年“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120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叫胡乾惕,今年15岁,是丽水市实验学校初二学生。

说起胡乾惕和无人机飞行的故事,始于3年前。胡乾惕的父亲胡叶民是丽水一所地方高校的工科教师,

他从小便看着父亲在家焊接电路、拆装模型、调试参数。2016年暑假,一次偶然的航模培训打开了他进入无人机竞速领域的大门。对于飞机模型,胡乾惕充满了好奇和兴趣,上手非常快,从简单基础的固定翼航模升级到结构复杂的四旋翼航模,他进步神速。

他对复杂的机械构造、电路布局仿佛有着天赋。专业的竞速无人机由1000多个零件组成,大部分由飞手自

己DIY完成。装一架无人机就是一次创客挑战,每一架无人机都不一样,而飞手赋予它们灵魂和生命。在见识组装了各种各样的无人机后,胡乾惕有了自己的想法,就连父亲也开始接受他的“指挥”。

2018年7月,胡乾惕参加了中国首部无人机竞速纪录片的录制。这部6集纪录片累计播放量在1426万次以上。“在拍摄期间,通过一次次比赛,我感受到了自己与其他顶尖飞手的差

距,比如对赛道技术难点的分析、不同比赛时段的策略分析、最佳心理状态的调整等。”胡乾惕说。

2018年整个暑假,胡乾惕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在训练、比赛中。他参加了中国队的选拔赛,最终名列公开组第六,得以入选首届无人机国家队。11月,他在深圳举行的首届无人机世锦赛中一鸣惊人,获得公开组第七、青少年组亚军,这个成绩是中国队中最好的个人成绩。